

《嘉兴藏》各本异同略述

韩 锡 铎

《嘉兴藏》的编刻历史及现存的情况十分复杂,从来没有印行过一部完整的大藏,至今也没有完整的全藏目录。虽有多篇介绍《嘉兴藏》的文章,均因根据的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介绍的情况都是不完整的。笔者从 2000 年起,对海峡两岸所存的《嘉兴藏》进行了调查,征集到几乎所知全部藏本的子目,和多种内容不尽相同的目录,争取重辑一部现存最全的《嘉兴藏》。现把掌握的情况介绍出来,以就正于方家。

《嘉兴藏》原分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正藏部分是以《永乐北藏》为底本刻的。《永乐北藏》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在北京开雕,至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刻竣,与其他的大藏经一样,皆用《千字文》编序,每十卷一个字,始于“天”终于“石”。万历十二年(1584),又增补了 39 种典籍,皆为中国人著述,用了从“钜”至“史”41 个字,同时又从《永乐南藏》补入了《永乐北藏》所缺的《续传灯录》三十六卷、《古尊宿语录》四十八卷、《禅宗颂古联珠集》四十卷、《佛祖统纪》五十四卷,此四种书沿用了《永乐南藏》原来的《千字文》编号,分别是:合、济、弱、林、密、勿、多、士、鸡、田、赤、城、昆、池、碣,这 15 个字在万历十二年增补的《永乐北藏》和《嘉兴藏》正藏的《千字文》编序中各使用了两次,重复使用。

续藏、又续藏两部分是紫柏大师及后来主持刻藏者增刻的,这两部分所收之书完全是中国僧人和居士的著述,充分体现了《嘉兴藏》有别于其他大藏经的特点。笔者推测这正是紫柏大师主持刻藏的主要目的所在,这从他于万历七年在五台山刻《寒山子诗集》(编在续藏第 44 函)和万历八年刻《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全译》(编在续藏第 31 函),即可以得到证明。

紫柏大师主持刻的续藏应该是有目录的,这个目录收书有限,应该只是明万历以前人的著作,可能不会超过一千卷,第一种书《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序演义钞》八卷和第二种书《大方广佛华严经疏钞》八十卷,版心下刻有《千字文》“天地玄黄”至“鸟官人皇”前 80 个字,差不多是每卷一个字,而且是改正藏的阳文为阴文。显然是为了与正藏相区别,续藏没有接着正藏所用《千字文》

截止的那个字往下排,而是从头另用。万历三十一年紫柏大师罹难,死于京城狱中,刻藏由其他人主持。或次序没有排定,或收书超过一千卷,所以从第三种书起,版心下再没有刻《千刻文》中的字,而是在相应位置留下墨钉,以备补刻。至于编刻又续藏是紫柏大师的原意还是出自后来主持刻藏者之意,已不可知。

正藏原刻书目录今天已见不到,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嘉兴藏》的目录,只有多种版本的《经值画一》。《嘉兴藏》的书版搬到浙江之后,不断有信徒去请印,紫柏大师为了统一价格,令人编制每种经书刷印装订的价格表,即为《经值画一》。清代顺治时,主持寺僧为射利,擅自提高价格,也有的请印者不及时付钱,因此发生了诉讼事件,嘉湖兵巡道下令以每一百页纹银八分为价,重新制订《经值画一》,同时不许赊欠银两。以后因所存书版的变化和物价变动,《经值画一》修订多次,致使社会上存在有多种版本。现在流传的或刻印或抄写的所谓《嘉兴藏目录》(或《径山藏目录》),皆来源于不同版本的《经值画一》。《经值画一》皆按正藏、续藏、又续藏及函序和书序列书名,下列册数及印刷装订价格(书名相当一部分是简称,有许多书名下未标册数和价格)。不同版本的《经值画一》,其正藏部分基本相同,只是有的版本为210函,《千字文》用至“史”字(第677),与万历十二年增补的《永乐北藏》收书相同,有的版本为211函,《千字文》用至“鱼”字(第678)，“鱼”字号为《密云禅师语录》等书,是清代编者误编的。而续藏、又续藏部分则差异很大,笔者所见到的几个版本的《经值画一》没有完全相同的,函数不一,书的次序不一,而且品种互有缺无,甚至在有的书名下标明“腐烂候刻”,“印造在先,后造此藏无人”的情况。

紫柏大师拟定的续藏或又续藏的刻书计划不断被后来的主事者所扩充。现存的续藏、又续藏中有许多明末和清代人的著作,都是后扩充进来的。著作能够刻入该藏进行流通,这是很多僧人和居士所欣慰的事。这些扩充进来的著作有的也许经过了主持刻藏者,有的也许未经过主持刻藏者;有的也许将书版送往径山统一流通,有的也许并未将书版送往径山,而是单独刷印放进从嘉兴请印的该藏中流通;有的执行了该藏统一的刻书规定,有的并未执行统一的刻书规定。又由于种种原因,该藏的刻印时间过长,一般认为直至康熙末年大规模的刻经活动才告结束,刻藏前后历时140余年。前面已刻完的书版有的已经损坏,刷印时必须补刻,实际上有的补刻了,有的并没有补刻。雍正、乾隆、嘉庆时仍在印刷,印刷时发现有损坏的书版还得补刻,而同时又有新的品种补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经值画一》为补刻,从万历初年至嘉庆,则历时已达210多年。

由于上述原因,致使《嘉兴藏》没有从始刻至止刻的目录,也从来没有印行过从始刻至止刻的全藏。各地现存的该藏因为是不同时间请印的,不仅在辗转递藏过程中出现了残缺,就是在请印时所含的子目也不尽相同。子目书互相

间的有无甚至个别不同时间请印的书,其内部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如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有《藕益大师佛学十种》(明释智旭撰),为明崇祯刻本,含10个子目:(1)妙法莲花经纶贯一卷;(2)教观纲宗一卷;(3)教观纲宗释义一卷;(4)梵网经忏悔行法一卷;(5)毗尼后集问辨一卷;(6)学菩萨戒法一卷;(7)菩萨戒羯磨文释一卷;(8)重定授菩萨戒法一卷,附《菩萨戒本经》一卷;(9)性学开蒙一卷;(10)梵室偶谈一卷。而北京故宫藏本无《藕益大师佛学十种》,但又续藏第21函中的《律要后集六种》,包括《菩萨戒本经》和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的《藕益大师佛学十种》中的第(3)(4)(5)(6)(7),为康熙重刻本,而(9)(10)两种在续藏第83函,仍为明崇祯刻本。

又如早期印本的《嘉兴藏》在续藏部分有明代高僧株宏的《云栖法汇》二十八种,但在民国九年翻刻的康熙早年编刻的《经值画一》已不见《云栖法汇》,只有少数零种见于续藏或又续藏。我们分析,顺治时《云栖法汇》大部分书版损坏没有补刻,几种没有损坏的书版继续印刷,只能以单种出现了。

因此有充分理由说,《嘉兴藏》从始刻至嘉庆时止刻,总共刻了多少种佛教典籍,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关于《嘉兴藏》的规模,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正藏211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这个数字来源于民国九年北京刻经处翻刻的《经值画一》,这个版本流传较多。

笔者几年来征集到多个藏本的子目和多种《经值画一》,列出了已知的雕刻过的《嘉兴藏》的目录。基本以雍正时印的进呈给皇帝的北京故宫藏本为基础重新编辑,其他各藏本有而故宫藏本缺者,列为“拾遗”,是对续藏、又续藏的拾遗。重辑共得正藏211函,续藏93函,又续藏46函,拾遗28函,故宫藏本有首函,重辑工作应该公示的资料编为尾函,共380函,共收佛教典籍2350种左右。又有几十种书见于各种版本的《经值画一》而不见于各单位藏本的子目(或个别的书已不能再影印),列为“待访书目”。

作者单位:辽宁省图书馆